

岳父还有一个儿子

◎赵仕华

岳父马上就70岁了,他有三个女儿,我妻子是最小的,其实他还有一个儿子——这是我最近几年才发现的。

岳父在年轻的时候体力极好,人又很勤劳。干活不知道什么叫作累,只想着把手里的活干完再休息。我们曾和他一起挖洋芋,我们负责挖,他负责担。那块洋芋地离家里有一段很长的距离,但我们还没装满一担,他已经把前一担送到家又回来了。他也不休息,和我们一道挖起洋芋来。平时赶几十里的路,他行走如飞,还说乡下人走点路算什么。

岁月匆匆,很多事情都猝不及防,比如说人的衰老。还是三年前,岳父身体不适,实在撑不下去了,终于到县医院检查。我和妻子陪着他去抽血,医生小心地用棉签在他的手背上反复地擦拭寻找血管,他的手已经没有年轻时的光泽和饱满,皮肤上沟壑纵横交错。护士努力几次无果后,换了一只手才找到血管,那个时候,我才突然意识到了岳父的衰老。

韶华渐逝,生活依旧。岁月慢慢把岳父的腰身压得不再挺拔,他的两鬓已经有如雪的白发,他的体力已经大不如前。所以,一向节俭的他终于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。他特意在柴房留了个位置,专门来放那三轮车。柴房里的柴终年不断,随时都是码得整整齐齐的——他是个勤劳的人,一年365天没有闲暇的时候,总在不停地劳作。每一次接到我们要回家的电话,他都非常开心,隔着电话就能感觉到他那种发自内心的高兴。每一次站在院子看到他骑着电三轮,一身尘埃,满脸笑意回来的时候,我都有了一种莫名的感动和喜悦。电三轮的车斗不大,但似乎什么都装得下,包括我们对生活的希望。

我们在小镇上工作的时候,岳父几乎每天都要给我们送点新鲜蔬菜。他有什么劳动成果的时候,总是在第一时间与我们分享。10余年前,我们去了小县城,不方便了,他一年也很难到我们家一次。那个时候,我大儿子还小,周末的时候要去上各种兴趣班,仅能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回岳父那儿去。后来大儿子进中学、小儿子出生,加上我绝大多数时间都要加班,我们回去的时间更是屈指可数。我能帮到他的地方也是寥寥无几。

有一次,他推着那电三轮往柴房里走。我准备过去帮他,他冲我挥了挥手:“不要过来,当心碾到你!”我看着他吃力地放好车——他的一天中不知道有多少次需要把这车推进、推出,需要这车帮助他运这、运那。

我发现,对于老人,我靠不住,而这电三轮,靠得住。岳父还有一个儿子,就是这电动三轮车。



向
阳

◎子穆

我们不要走散

◎李曉

方,他早年去过一次,一个堂兄在那里工作后成了家,在梦里,北方的风好大,梦醒来前是铺天盖地的雪。我们那个村子的人有个说法,说是一个快走的人都要带着灵魂去生前走过的地方“收一回脚迹”。难道,大爷对自己的死亡有预感?

宋会计事后告诉我,陈大爷去世前几天,他拖着似乎拖不动的老影子去村里还在家的人门前一坐了坐就走了。难道那是大爷对乡人的最后告别?大爷落气时,他的大多子孙都在身旁,外地的没赶回来,但之前通过手机视频见了面。大爷算是无憾了,但村子里又多了一个永久走散的人。

村里天空下,其实无外乎三件事,生的生、死的死、走的走。今年夏天送走陈大爷之后,村里实际居住的人口已经不到800人了。这是宋会计反复核查过的事情。老会计几年前也随儿子进城居住,他在城里反复琢磨着村里土地上的人口,于是一趟趟回乡,还夜宿在侄儿家,一家一家去核实住在村子里的人,终于得到了大致精确的情况。

宋会计还跟我分析村里人口流动的情况、生老病死的情况。比如,哪家的人员去外地打工了、去城里买房了;哪家的伢儿上大学去外地

工作成家了;哪家的人患啥病没了;哪家又添了人口……看得出,在他这个早年的“户籍官”眼里,村子是一棵开枝散叶的大树,村里的人,不管去了哪里,根都在村子里。

村子里一个随儿子到上海居住的老人,今年春天骨灰被送回了老家。据说,老人最后在医院喉咙里一直有声音但说不出,儿子思来想去,手机连线了老家亲戚,把村子里老水塘的画面通过视频给他看了,老人才安静下来。也许灵魂就是那时从上海启程,腾空又落回到了老水塘吧。

还有村子里的一个伢儿大学毕业后开了自己的公司。去年春天,他回乡,捐资给村子里修道路、建果园。大家问他要不要请记者报道一下,那村人笑笑说,不需要,我是喝着村子里的水长大的人,也要给村里尽孝报答嘛。后来,我和这个村人相遇,请他吃饭,我告诉他,从村子里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了,我们的下一代、下下一代,或许就要把村子完全忘记了,他们是村子里真正走散的人。乡人良久沉默。送他去机场,他才对我说,我们活着时,不要走散就是。

村里的人不管去了哪里,那片土地的磁场,它是永久存在的。那片天空里云水的气息,它连同大地的胸膛一道起伏。

撞上一片温馨

◎陈君佑

补漆,我负全责;还是快刀斩乱麻,就地赔款?你说了算。”

我借着路灯,低头查看了一下车被蹭的地方,也就一道白痕,并没有掉漆,便说:“无碍大局。低头不见抬头见,都住一个小区的,算了吧。”

岂料“雌毛不发雄毛发”,这个王先生反“飏”上了:“看得出,我今天遇到好人了。但你说的‘算了’可不行,我刮了你的车,理该赔偿!”

如此推让、僵持一阵后,我只好作出“让步”,末了双方达成妥协:互加微友,他发我个小红包聊表心意。临了,他说:“下次请你吃饭。”我答:“OK!我带老酒。”

真是不撞不成交。我为自己不

那晚我饭后出去散步了,忽接警务电话,说我的车被刮,当事人在车旁等着,让我快去。

我紧步赶回小区我的车旁。一个年轻人一脸歉意地迎了上来:“这是您的车吧?实在对不起,让我的车给别蹭了。您看怎么处理?”

此前,我的车也曾被蹭过,但蹭者俱都一无踪影。这档子事属“无头小案”,我也就自认倒霉,从未追根问底。没想到这回竟“撞”上个主动“投案”的,顿感新鲜起来,并不急于察看车的伤情,而问:“你住这小区的?感觉有点陌生啊?”

他说是的,去年新入住,在高新区新金街道工作,姓王……接着快人快语:“你看咋办吧:拉去汽修厂

经意“撞”上一个朋友、“撞”上一片温馨而舒心。

人在外,车上路,磕磕碰碰总是难免的。我浮想联翩:如果王先生“肇事”后悄无声息地溜了,我能咋办?如果我抓住“机遇”,得理不饶人,坐地叫价,却也极有可能令他出现“情绪反弹”,最后难以收场。而我并不多么“高尚”,所有举动只是出于人性本能的善良,却赢得了额外的收获。

寒风让人紧裹棉衣,温暖使人敞开胸襟,与人为善就是为自己敞开善的大门。心中有太阳,人间自温暖。这个世界并非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糟糕。会有不期而遇的温馨等着你,让你瞬间感动。